

战犯改造所见闻

沈 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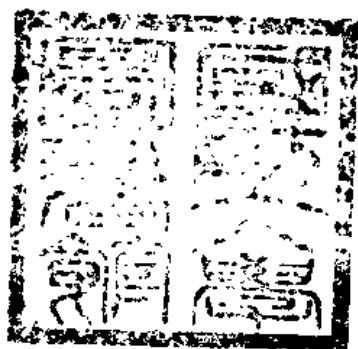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战犯改造所见闻

沈 醉 著



战犯改造所见闻(上、下册)

沈 醉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00千字插页4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4-0224-8/I·65 定价,6.80元

(限国内发行)

周恩来总理接待第一批特赦战犯中的黄埔同学
自左至右：

①、郑庭笈、②、宋希濂、③、周恩来、④、周振强、
⑤、杨伯涛、⑥、杜聿明、⑦、王耀武。



罗厉戎(右)与覃道善在闲谈。



陈长捷于1959年12月获特赫后留影。



1985年秋，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二楼宴会厅设宴招待韩子栋同志，宴会后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

沈美娟（沈醉的女儿），韩秀荣（韩子栋的女儿），郭兰英（著名歌唱家），沈醉
韩子栋（《红岩》中的华子良），程思远（全国政协副主席），
邓凤荣（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者），杜雪洁（沈醉夫人），姜维（著名摄影家）
后排自左至右：

马水顺（全国政协秘书长），宋振镛（《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哥哥）
黄森（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段其炎（邓凤荣的丈夫）

前 言

沈 醉

这本书，原来不准在国内发行。因为这是一九八一年我去香港探亲访友时，应老友陆铿之约而为他主办的《百姓》半月刊写的，是专供港、澳、台地区及海外读者阅读的。当时我在香港只准备写几篇应付一下，不少老朋友知道了，向我提出一些写作意见。有较多的人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暴露一下被中共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监狱所受的苦难折磨和非人待遇。我听后便笑着指指自己说：“请各位仔细看看我，像受过什么折磨和非人待遇的人吗？”一句话惹得他们都笑了。当然我还作了不少具体说明，从我已快到古稀之年的人，比他们都健康、敏捷、用生动的事实来反驳了他们。也有些人说：“长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的人，除每日愁眉苦脸作楚囚对泣之外，还有什么可写？”我回答很简单：“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发笑而是使你们看后为我们而难受时，我便从此不再写东西，以示惩罚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话要算数，我们等着看你的大作。”还有人问：“你不先请示就写东西，不怕受处罚，还是准备不再回去了？”“我写东西有充分自由，这是祖国宪法给我

的权利，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些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写好一篇，就请他们看过后，即送《百姓》半月刊社筹备处，有时还请他们代我送交陆铿。有两位老友曾好心劝我：“你可写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要写这些乏味的东西呢？”当时我很诚恳地把我写这些东西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认为我写这些东西不但不会使人读之乏味、而且还会边读边笑。首先是集中上百名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和特务分子于一起长达十年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该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啊！其次：集中这么多中年以上的老人，都能在失去自由，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后，还能活得这么健康、这么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么珍惜自己的后半生，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三：这些人过去都是自命不凡，有的是上百万或几十万几万军队的统帅，有的是一个省和一个方面的负责人，有的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只经过十年或十多年的改造，思想上就能起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能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动摇。这也是不可想的吧！第四：这些过去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只经过这么短期的教育改造，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奇而又奇的吧！

陆铿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也是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说：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还不觉得，我到了香港，也到过台湾和日本、美国等地后，才感到这些人不但过去在国内享有盛名，今天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迄今还有不少人没有忘记他们，其中有几位还是全球的知名人物，这些人是中国一代的统治阶层。将来写中国历史时，不少人还会被写上一笔，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他们都有不少

亲友，现在还在关心他们，希望了解他们被俘后的真实情况。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道他们，因为这些人中不少都已届古稀以上的高龄，愿写这些内情的人不会太多。你们年轻点的不写出来，难道让后人去胡猜瞎写吗？这些话的确打动了，所以我不再推辞而答应继续写下去。

我当时的想法，写这些东西，应当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的宽人政策和改造政策，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以有利祖国早日得到统一。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时，学了港台人写东西的轻松笔调，在笑谈中来暗示出党的政策，所以我边写边看别人的东西，也随时向陆铿等老友去请教。我在香港虽只一个月，却写出不少。因我有早起早睡习惯，而我早上五点起床，有些人还刚刚入睡，得十点后才开始活动。我每天几乎有五小时左右来写，我原打算写完十来篇就算完成任务，回北京后便不再写了。完全出我意外，《百姓》半月刊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第十七期开始连载本文后，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台湾一些高层军政人员更是每期必读。陆铿眼看我留下的稿快要用完，便一直催我再写些寄去。香港几位过去劝我不要写的人也来信鼓励我多写，所以我在北京又写了些寄去。一九八三年，陆铿去台湾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见闻写得很有趣”。《百姓》半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也说：“我每次校读‘见闻’时，都感受到很大兴趣，本来是一种‘不自由’、‘劳动改造’、‘思想检查’、‘等同囚犯’，并随时有拉出去枪毙的恐惧心情之下的见闻，应该是很‘痛苦’的事情，然而作者笔下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苦中有乐’的兴味，一种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静观’而得来的‘逸趣’。”我对这种过奖之词，深感渐愧，我只觉得人的苦乐

观各有看法不同。有些事既可看成“苦不堪言”，也可看成“机会难得、乐趣无穷”。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关系，我过去遇过不少惊险万分的事，常常化险为夷，所以对许多事便养成听其自然，从不去自寻苦恼。有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思想在支配我。因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就这样混过去了。

“见闻”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日记写成的，其中有些地方，“冒犯”了几位“同学”，这不是我存心丑化他们，更不是借写见闻作人身攻击，希望文中涉及到的几位“同学”，特别是他们的家属给予原谅！如确有写错之处，请指出，当予更正。

“见闻”是由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一九八七年六月和一九八八年九月，分为上下册先后出版的。出版时的版权声明中指明：“本书之中外文版权（包括中国大陆和海外）非经本公司同意，擅自转载、出版、翻译者，将被法律追究”。本人于今年三月间，当面征得由美来京采访人大、政协会议新闻的陆铿社长同意，在大陆可以用“限国内发行”方式发行，不能向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远销，本人现将“见闻”交请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仅附带说明。

一九九〇年九月



1986年12月、沈醉与女儿沈美娟合影于广东
中山先生故居



李仙洲与儿孙一起享天伦之乐。



康泽于 1962 年获特赦后更换新衣



沈醉与黄维 1985 年 5 月摄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1)
首长客气小官面“左”	
思想改造为主	(8)
劳动改造为辅	
为发明，黄维改造难	(13)
医风湿，康泽让蜂刺	
装腰痛，汤尧骗酒饮	(17)
患淋病，战犯当实例	
六一居士梦中常呼新妇	(21)
两广总督狱中时怀旧情	
张淦卜卦成败将	(25)
孙楚焚香念毛选	
宋希濂一棋不让	(28)
袁仲虎好提意见	
“龙游浅水”黄维挨耳光	(32)
“鸟困笼中”汤尧遭批斗	
脱裤割“鸡”巴，误认惩罚严峻	(39)
脱胎换筋骨，惊叹改造艰难	

矢人和灵官扫台	(44)
缺地利将军送终	
王耀武谨言慎行	(51)
庞镜塘循规蹈矩	
范汉杰喜开玩笑	(62)
廖耀湘一本正经	
人生百态自我暴露	(74)
做广播操洋相迭出	
张学良一语结心交	(84)
张严佛宽解感落泪	
问题交不清，黄逸公闭嘴	(92)
搞垮共产党，张国焘吹牛	
麻子方靖怕说同麻	(101)
刘嘉树厕所遇女鬼	
贪婪成性，军长仍爱“小偷摸”	(113)
恶习难除，战犯依然“惹不起”	(120)
李仙洲乐天知命	(130)
马励武牢骚满腹	
曾扩情大而化之	(141)
处事也粗中有细	
董益三专拣香烟头过瘾	(155)
康泽谈襄樊之役	(164)
罗历戎想回锅肉	
王泽浚不为寒土建公寓	(174)

周振强不怕手脏脸黑	(179)
大敌临金华决心不走	
杨文泉仍爱粉面油头	(189)
狗皮膏药论男女结合	
绿化基地没人逃跑	(196)
偷吃猪肉腹泻八次	
划地为牢，人人遵守	(204)
指山作界，个个不违	
娄福生善于取巧	(214)
阎锡山如是我闻	
邱行湘以力服人	(222)
守洛阳未共存亡	
覃道善乱抓棉被当大衣	(232)
李以助大叫没一点空气	(241)
章微寒愿当小木匠	(249)
岳烛远宁作补鞋工	(255)
陈长捷难捷	(264)
胡临聪不聪	(272)
李帆群爱耍笔杆	(281)
李佩清爱充进步	
〇〇五三枉读马列	(291)
胡屏翰宁关七年	
交待思想问题	(299)
戴笠私情未忘	
王凌云爱谈往事	(311)

卢浚泉喜操瓦刀	(338)
过旧年陈士章怀乡情重	(339)
改造靠“参观”社会成学校	(357)
参观工厂好戏连场	(367)
压轴好戏啼笑皆非	
秦城农场过春节	(377)
最是伤心除夕夜	
秦城农场迎新岁	(388)
好戏连场共开怀	
欣闻特赦 惊喜若狂	(395)
分批释放 人失所望	
有人不服终须服	(412)
无师自通果然通	
官大罪大先特赦	(419)
将心比心求自安	
散布迷信险挨斗	(427)
功德未满转秦城	
狱门九道，自封“九门提督”	(435)
喂羊十天，笑当“十日羊倌”	
人民难谅解 怕出去受辱	(441)
二批喜有我 从此作新人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首长客气小官面“左”

“你也来了！我还活着！”

一九五六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怀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的高潮

中，被俘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我一九五六年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才大家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解放军士兵一样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